

★ 父辈的传奇

不能忘却的记忆

打 赌

■刘洪林

抗联第三路军有两个好打赌的人，一个是连长岳长风，一个是军需官黄友。黄友原本是汤原县的一个大地主，家境殷实，日子富足。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，他变卖家产，支持抗联打鬼子，又参加赵尚志领导的抗日游击队，南征北战，出生入死。游击连改编成抗联第三路军，军长赵尚志让他在军部担任了军需官。

两个人整日里抬杠，不过赌来赌去，互有胜负。一天，岳长风又打死两个鬼子，喝酒暖身子的时候跟黄友说：“老黄，你老在后方当军需官，多没劲啊，也上前线去打鬼子，那才过瘾呢。”黄友摆下酒碗跟他打赌：“岳连长，别看你天天在前面打鬼子，你信不信，我不拿枪，照样能打鬼子，兴许打死的比你还多。”岳长风不信，哈哈大笑说：“鬼子又不是泥捏的，你就吹吹大牛吧。”黄友给岳连长碗里添了酒，也给自己碗里倒好酒才说：“你到现在打死过十几个鬼子，我在一年之内消灭的鬼子，一定能超过你。如果我输了，我就送你一件羊皮大氅；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把新缴获的枪分给我一支。”岳长风一拍桌子说：“好！我就跟你赌一支枪。”

鬼子发动秋季攻势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，又发动规模更大的冬季攻势，打算把抗联官兵困死在山上。鬼子在山外面，抗联在山里面，一个找，一个绕。大雪一封山，抗联神出鬼没，说打就打，说走就走，鬼子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连抗联的影子也抓不着。可是密营存储的粮食一直不太充足，黄友看见天晴了，雪停了，就到密营外面去采购粮食。黄友从密营里出来，走了好几个村子，才跟一个大户人家秘密订购到一批粮食，出村给岳连长留下取粮的暗号，又赶往别的村子买粮食。半路上恰巧遇到日军的讨伐队，原田中佐曾经见过黄友，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当然也知道他投了抗联。黄友碰到鬼子并不害怕，暗暗盘算脱身之计，骗原田说，自己当“抗匪”是被逼的，山上实在待不下去了，这才跑出来不干了。原田盘算着可以利用黄友，于是抖着小胡子劝他带讨伐队进山找密营。



作者小记

陈可非 军旅作家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天啸》等5部，散文作品4部，纪实作品10余部。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等刊物，多次获得军内外文学奖项。

雪山月明

■陈可非

是紧紧地揪在一起。我心中黯然，真不该对他们说些什么。正默想着，突有一缕清香飘来，沁人心脾。我回过头去，只见一位战士手捧一只军用茶缸站在我背后。细看，那只破旧的茶缸里还长着根黄瓜秧苗，细细的藤枝爬在一根倒插的筷子上。不可思议的是，这瓜秧上竟结着一根拇指一样粗的小黄瓜。

我接过茶缸看了看，闻了闻，才知道这清香正是它散发出来的。连长说：“他姓马，就叫他小马吧。这可是他的宝贝，养了半年了，谁都不敢碰的。”

小马一言未发，憨笑一下把茶缸拿走了。中午吃饭，桌上没有青菜，只有土豆丝和油炸花生米，剩下的都是肉罐头。就这样，大伙儿也吃得很香。

我正吃着，觉得背后有人碰我。回过头去，只见小马站在我身后，手里托着一只碗，碗里摆着那根黄瓜。“你怎么把它摘了？”我差点没跳起来。“给。”小马红着脸，低着头也不敢看我，只一个劲儿把碗往我怀里塞。

见此情景，十几个人同时站起来，严肃得像在开会，一双双眼睛惊异地打量着小马。

我接过碗，看着碗里那根不到三寸长的黄瓜，泪水顿时下来了。

大李打岔说：“他是想让你吃点儿新鲜菜，这里一年到头都难见到新鲜东西，你就把它吃了吧。”

我擦一下眼泪说：“如果想吃黄瓜，回去后我可以买一箩筐。”

连长也劝道：“你看摘都摘了，就吃了吧。”

我像欣赏一件艺术品那样认真地端详着那根黄瓜，它青嫩的表皮里透着一层浅灰，一根根小刺吐露着坚韧不屈的锋芒。我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一人一口。不过，小马你得开个头。”

“你吃，就你吃。”小马红着脸对我说道。

“不行。”我坚决地说，“小马，必须你先吃。”

小马认真地看了看我，接过黄瓜，看了好几眼，轻轻地咬下一点。

饭桌上响起了掌声。接着，十多个大男人，就像孩子过家家那样，将那根小小的黄瓜小心翼翼地吃了下去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我慎重地将它放在嘴边，轻轻地用牙齿咬下一点，在嘴里嚼着，我尝到了一种无法比拟的清甜。

★ 名家讲述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这个事已过去多年，可一直还搁在心里。

我是深夜到达雪山脚下的。毕竟刚刚9月，山下没有一点雪，就是在夜晚，只要弄件羊毛里子的大衣裹着，也不觉得冷。只是汽车清晨就出发，颠簸了整整一天，喘息着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，颠得人确实有点反胃。下了车，第一感觉就是不想说话，一张嘴就好像有东西从胃里直往喉口窜。

这是我“哨所行”的第九站。在此之前，我到过被誉为“东方神剑第一哨”的九号哨所。到雪山哨所去，当然是我一直盼望的事。

到了某旅机关，是一位人称“大李”的政治部副主任接待我。第二天，大李陪我去哨所连，那里海拔更高。我们乘坐的是吉普车，其他车型一概走不了这路。就这样，几十里路我们竟爬了很久。那天日头其实很好，大李一直在赞叹我的运气不错。我不敢想象运气不好的人会上什么样的境况。大李说：“这条路你看它是条路，其实不是路，别说下雪，有一点雨都很滑。马也不敢骑，弄不好人伤马俱伤。骑自行车吧，下山人骑车，上山人骑马。”

汽车好不容易爬上山顶，穿过一道夹缝，一下子进入另一个世界。一座白雪皑皑的高山突然撞到了我们面前。这座山几乎笔直地伸向天空，阳光下就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。

这是一座终年不化的雪山，山脚下就是哨所连。几座红砖砌成的营房，在冰雪的映衬下显得分外抢眼。一路上，大李给我讲了些这个哨所的故事。有一年，大雪封山两个月，当时连长的妻子来探亲，恰巧赶上这场大雪，只好在旅机关等待着，丈夫在上面下不去，妻子在下面上不来。直到妻子的假期快结束了，雪还没有要化的意思，她只得自己回去了。就是这次大雪封山，哨所遭到了狼群的袭击。有一个晚上，十几只狼包围了营房。在这高原上，狼活着也不容易。战士们不愿意用枪打，只好将自己养的几只鸡都丢给了它们，狼群这才离开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哨所里的给养剩得差不多了，几个战士冒雪下山，扛回几袋粮食，这才勉强撑过去。

下了车，踏雪走进哨所，跟战士们围在一起聊天。聊了一上午，想着战士们在此如此孤独封闭的雪山戍守，我的心总

★ 兵 故 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追风老了，常常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岗哨旁，追风安静地将下巴搭在水泥台上。战士们来回经过，追风只是偶尔抬一下眼皮，然后又很快合上。

追风是一只军犬，由于长时间没有打理，身上不少地方的毛都打了结，看起来丝毫没有军犬的威风样子。躺久了，追风会偶尔起身，坐在台阶上看着路口发呆，像是在等待谁的归来。

列兵景瑜略显吃力地提着一袋狗粮，摇晃着身子走了过来。顺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景瑜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把袋子往地上一扔，然后用温水把狗粮泡上。追风年纪大了，牙齿也掉了不少，所以每次吃饭都得把饭泡烂乎。

景瑜接管照料追风的工作已经3个多月了。回想起当时接管军犬踊跃报名的那股劲头，他有些后悔。原本景瑜还想着能威风凛凛地指挥军犬训练，结果却是每天训练结束后还要来送饭、打扫犬舍。

听到声响，追风抬起头，看了一眼景瑜，然后又默默低头吃饭。其实，让景瑜懊恼的不仅是追风年纪大了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照顾追风这么久，追风和他连最基本的互动都没有。不仅是“发号施令”不听，就连喊追风的名字，它也是爱答不理。这老军犬犬怎么就像块捂不热的石头呢？

追风看起来没什么胃口，吃了三口就又躺下了。

不吃算了！景瑜有些生气。就在景瑜要起身收拾剩余的狗粮时，追风突然怒目圆睁猛扑上来，吓得景瑜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景瑜定了定神，才发现它正与一条花斑蛇撕咬在一起。追风紧紧咬住花斑蛇不松口，可无奈它原本锋利的牙齿已经失去了战斗力，没有重创花斑蛇。景瑜在身旁摸索工具准备加入“战斗”，只见追风一松口，花斑蛇就快速伸缩躯体蜿蜒消失在草丛中了。这时，追风趴在地上，嘴里发出呜呜

追 风

■张 涂



的叫。景瑜惊魂初定，赶忙爬起来，发现追风的前腿被花斑蛇咬伤了。

看着花斑蛇在地上留下的痕迹，景瑜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花斑蛇刚才才是朝景瑜腿边爬行的，肯定是花斑蛇爬行发出的沙沙声引起了追风的警觉。情急之下，追风猛地扑过来与花斑蛇搏斗在一起，这才避免了景瑜受伤。

一想到《动物世界》里的各种毒蛇，景瑜后背发凉，要是蛇有毒可咋办？他想起追风跑到卫生队，可追风是一条大型犬，一个人抱不动。看着躺在地上的追风，景瑜害怕极了，泪水汗水一块儿吧嗒吧嗒往下掉。

带着哭腔，景瑜打通了卫生队的电话。抱着追风坐在地上，景瑜不停地抚摸着它，几分钟的时间，景瑜感觉如此漫长，心里的恐惧在不停地侵蚀蔓延……

救护车赶来，景瑜的眼睛里一下子有了光。经过卫生队队长耿国栋的一系列检查，确定花斑蛇无毒，追风的伤

势并无大碍。好在是虚惊一场。不远的晚霞映红了半边天，红彤彤地照在海面上，宛如一场战斗后的火焰，还在熊熊燃烧。

看着景瑜如此爱护追风，耿国栋很是欣慰。席地而坐，耿国栋打开了话匣子。原来，一直照顾追风的老兵去年退伍了。尽管万分不舍，但由于老兵服役期满，只能忍痛与追风分别。老兵的离开，一下子让追风的生活失去了颜色。刚开始那几天，追风不吃不喝，整日在岗哨旁呜咽。渐渐地，它开始趴在地上睡觉，似乎怎么也睡不够。老兵走后，照顾追风的战士换了好几茬，可都是坚持不了多久，战士们就失去兴致打了退堂鼓。

“好好照顾追风，它会没事的！”送走队长，景瑜心里五味杂陈。景瑜小心翼翼地将追风安顿好，又添上水和食物，这才一步一回头地回了营区。

月如钩，钓着景瑜的满腹心事。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景瑜就蹑手蹑脚地出了门。路上一想到追风的伤势，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迫不及待要见到追风。景瑜气喘吁吁地跑到岗哨，蹲下身，看着追风上下起伏的肚子，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。追风抬起头，盯着景瑜看了一会儿，又慢慢悠悠闭上了眼，像是在说“我要睡个回笼觉”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追风依旧每天趴在草地上，懒得动弹。只是，它的犬舍越来越干净，身上的毛也越来越顺滑。现在，每当追风吃完饭，它就起身摇着尾巴坐在景瑜身边，安静地坐着。在任何时候只要身旁有战友，就会感觉到安全。



长 征

第 5094 期

老 茧

■郑茂琦

伴随着新春脚步的临近，人们开始挂灯笼、办年货，在乡情民俗中找寻着浓浓的年味儿。而雪山哨所的年味儿在哪里？也许就在连长用家乡的竹子扎成的早船里。虽然那时还是9月，也不是在家里，但哨所战士们的心里还是特别高兴。可能是因为那根黄瓜清甜可口的味道稀罕极了，比把山珍海味填到肚子里还幸福，才勾起了过年的记忆。

哨所像一棵树，为了守护祖国，长在了偏远孤寂的地方。这些战士完全可以在家乡明媚的阳光下选择未来，但是，他们肩负使命选择运行，在这座终年不化的雪山戍守。他们的内心也像雪一样洁白无瑕，他们的意志像山一样坚韧不拔。

作者陈可非说自己盼望着去哨所，直到作者真挚的情感从文字中慢慢渗出的时候，我才明白这其中的缘故，原来好的故事都需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。

据亲历者回忆，有一次王震将军到新疆军区某团视察，团机关的人排着队挨个同他握手。当将军握到文书的手时，突然板着脸，不高兴地举起文书的手，说这样的手怎么写得好兵团的文章，先到连队去将手上磨出老茧再说。

只有去过哨所的人才知道，雪山山顶上的月色更加迷人。



本版插图：李 振
版面设计：梁 晨

与 众 不 同

■戴永洋

说出来，大家可能不信。两年前，杨承超刚来连队报到的时候，不少人还有点“瞧不上”他呢！总觉得，一个直招入伍的大学生来到修理连，会不会不适应？可没多久，杨承超就用实际行动改变了战友们的看法。

那天，熄灯已经半小时了，连长查岗发现杨承超的被窝里还隐约亮着光，走近一看，他正捧着一本装甲底盘修理的专业书看得津津有味。

其实，从杨承超来到连队的那天起，他就时不时展现出“与众不同”：训练休息时，大伙儿都争分夺秒坐下来调整一下，他却一声不响地蹲在车边研究；一听说有修车任务，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打“报告”，主动要求上前线。

更“过分”的是，他不光折腾自己，还折腾别人。比如，一遇到不懂的问题，他就主动请教班长，搞不明白，誓不罢休。有一次，他向老班长请教一个关于发动机的的问题，老班长反复讲了三遍，他还是有些地方没听懂。眼看要吃饭了，一个同年兵提醒他“先回去吃饭，下午再说”，可他倒好，依旧不依不饶，弄得老班长哭笑不得。

时间见证成长。随着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地钻研，如今，杨承超真的“与众不同”了：因为修理技术过硬，成为同年兵中最早单独执行保障任务的人；支部研究骨干配备工作，他又被选拔为副班长，成为连队最年轻的骨干。

话说，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很显然，杨承超就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说明：你不负时光，时光自然不会负你。

★ 微 纪 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